

# 形上之需求 人心所凭依

——巧家发拉花灯漫谈

杜光霞

大概是之前我表现出了对发拉山歌的强烈兴趣,因为《神史》而认识的孙世祥的胞弟孙世美发来信,问我能否给他们收集整理《发拉花灯》写一点文字。

发拉花灯?试着看了一下,鲜活、生动的情境扑面而来——

屋内人:啥子人?

唐老二:花灯人。

屋内人:早不来,迟不来,夜半三更你才来。

唐老二:来又来得早,来在半路耽搁了;来又来得急,来在半路买马骑。

这些话看似平淡无奇,但仔细想想,不正是慢节奏的传统农耕文明最深厚最基本的生活底色吗?一个靠服务于人来谋生的“干饭人”迟到了,这要是放在“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当下,不就一切都黄了?最起码,他得着急、慌张、羞愧,甚至低声下气地道歉或补救挽回才行。结果,面对“衣食父母”怒气冲冲的抱怨与诘问,“唐老二”淡定温和地来了个“软着

陆”,哎哟哟,我其实来得很早,可是路上耽搁了啊(谁能保证永远不会出现意外和偶然?);我其实来得很急,所以半路上就干脆买匹马来骑(这不是更快吗?),磨刀不误砍柴工嘛(这不是已经到了吗?也没耽误什么要命的事啊!)。“唐老二”是发拉花灯戏中人的托名,将底层民众的幽默、从容、乐观、和气集于一身。

又如下面这段:

扯白就咧白,扯起白来了不得。

三岁走湖广,四岁走川北。我在川北楼上歇,反手摸到大母鸡。

抽出刀,杀出血,红了半边街,臭了半个月。

鸡罩盖蚊子,震断三皮篾。

唯愿天下大雪,冻死个小雀儿,又遭我捡得。

待了三十六桌客,还剩两块好宝肋。

不着放牛娃儿来打岔,还够我两口干满月。

哈——这一段恐怕也只有熟悉西南方言,甚至是巧家方言的人,才能感受到那顺口、酣畅的音韵节奏,因为“白”“得”“北”“歇”“虱”“血”“月”“篾”“雪”“客”“肋”等一长串普通话里读音、声调完全不同的字,在当地话里不仅一丝不乱地完全押韵,甚至连音调都完全相同,无一例外。再仔细想想话里的这一串事,真是天马行空、离奇怪诞,充满了想象和夸张,令人目瞪口呆、忍俊不禁。

作为最典型的民间文学形态之一,“花灯”原本就是对传统农村群众日常生活和思想情感最直接的生动表现,而具有中国花灯艺术“活化石”之称的发拉花灯就更是难得了,因为就在很多地方的传统民间艺术几乎消逝的20世纪末,它凭借闭塞落后的地理环境而近乎完整地保存了传统农耕文明的原始面貌,又遇到了孙世祥读书社及时、自觉地进行收集、整理、保护和传承,实在是得天独厚,让我们

得以一窥千百年前普通中国农村百姓的生活状态与精神世界!

实际上,在我老家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越西县,直至20世纪80年代,也同样还有种类繁多、活跃发达的民间文艺,甚至连作为“80后”的笔者,都还有很多记忆,说书、马灯等,到20世纪90年代就已经消失了,其中最可惜的当数说书,因为它既有说,又有唱,跟韩国蜚声世界的“潘索里”高度相似。而马灯就是花灯戏的一种别称,在我小时候的记忆里,每到过年的时候,就有一群人穿着花花绿绿、色彩鲜艳的奇装异服去当地的富裕人家又唱又跳,引得全村人里三层外三层地围观。说什么唱什么我当然完全不明白也不关心,我最想看到的是它标志性的扮相——中间必定有一个人,身前“长出”了马的脖子和脑袋,身后则是马的屁股和长尾巴,而且从人到马都装饰得光鲜亮丽,神气又漂亮!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马灯出现频率就少了许多,我还记得最后

一次是在林家见到的,已经非常败落了,那漂亮的花“马”已经消失,而其他人的装束打扮也格外敷衍,不过是几个老头子和老太太想方设法地弄了一些颜色夸张的枕巾、被面裹在身上,又在头上戴上了一些纸质或塑料的假花,脸上用脂粉涂抹得红红白白而已;观众寥寥,而被强塞了一场表演的林家也脸色难看,口出恶言,场面相当尴尬。

我时常在想,确实,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最近30年来,许多民间文学形态所扎根的中国传统农业社会已经被工业文明乃至后工业文明的经济大潮冲击得面目全非,人们的生活在极短时间内发生了过去数千年未有的根本变化,这些传统的民间艺术该如何自处,又归于何处呢?运气好些的,可以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而被记录下来,变成文化“标本”或旅游景点的特色表演。更多的,却无人问津、悄然消失,“向来相送人,各自还其家。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

鲁迅先生曾说:“悲剧是把人世间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那么,这世上最普遍、最大规模的悲剧,不正是这些普通人肉体与精神的“存在”问题吗?发拉花灯和它记录保存下来的这些生活与精神印记,无论是“愿灯”,还是“耍灯”,实际上都是对“存在”的有力证明。鲁迅先生在百多年前就说过:“夫人在两间,若知识混沌,思虑简陋,斯无论已;倘其不安物质之生活,则自必有形上之需求……顾吾中国,则夙以普崇万物为文化本根,敬天礼地,实与法式,发育张大,整然不紊。覆载为首,而次及于万汇,凡一切睿知义理与邦国家族之制,无不据是为始基焉。”发拉花灯的保存与传承,也恰好印证了鲁迅先生当时的断言:这些让群众的心灵得到依托与安慰的活动,“泊夫今,乃仅能见诸古人之记录,与气禀未失之农人!”

愿发拉花灯被更多的人看到、听到,并且进行深邃细致的“精神还原”!

食者竹笋,庇者竹瓦,戴者竹筏,爨者竹薪,衣者竹皮,书者竹纸,履者竹鞋,真可谓一日不可无此君也耶!

——苏轼

## 昭通竹编的技艺之美

高怡忻 文/图

自古以来,中国人爱竹、爱竹,不仅因为喜爱竹子中空外直的坚韧品格,更因为它为大自然给予我们的一份宝贵财富。竹编技艺是中国的传统手工艺之一,在中国的历史文化中,它从不曾缺席。竹编艺人通过高超的手工艺,编、压、挑、插,一个精美的竹编制品就这样诞生了。一个小小的竹编,蕴含着劳动人民的智慧和精湛的手工艺。

在昭通,家家户户都有竹编用品,它轻巧坚韧,器物花样多变,可以在日常生活中随意使用,可能是日光下筛谷物的簸箕,可能是装满蔬菜的背篓,甚至可能是一个小提篮。在那些不起眼的地方,竹编手工艺就在我们身边。

随着现代生活节奏的加快,竹编工艺渐渐隐没,但仍然有人依靠自己的坚韧匠心在坚持和传承这份手工艺,他们的身上有着澄澈的传承之心,更有巧妙的创新意识。

金沙竹编传习馆里多件馆藏竹编作品,均出自袁朝秀之手。有内外双样式的竹编“棋盘盒”、栩栩如生的竹编“孔雀图”。

袁朝秀从小就对竹编技艺有着浓厚的兴趣,多年来一直坚持学习,通过研究竹编工艺品和竹编贴画编结技艺,创作了《中国白帝图》《隐形骏马图》《碧水长流》等不同风格的竹编作品,既展现了精美的竹编技巧,又将现代流行时尚与传统手工艺相结合。

她创作的竹编画清秀淡雅,栩栩如生,立体感强。在她的手中,湖光山色、风土人情、花鸟虫鱼及名家书画均可神奇地融入竹编画中。在这些竹编画中,既保持了书法艺术和国画的神韵,又充分体现传统竹编艺术的风格,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袁朝秀不仅把竹编作为一种乐趣,还身体力行地守望竹编技艺及促进竹编技艺的传承。2016年,她参加第四届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博览会——传统工艺项目(竹编)比赛,荣获二等奖、技艺表演赛优秀奖。

刘自会,鲁甸县梭山镇黑石村人,昭通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竹编代表性传承人,鲁甸县“乡土人才”。她编织的吊篮、竹椅、背篓、簸箕、斗笠、提篮、挑箩等数十个竹编品种在省内外深受消费者欢迎。

刘自会继承了历史悠久的梭山竹编技艺,创造性地将竹编的艺术性、观赏性和实用性融于一体,制作出精美实用的簸箕、箩筐、斗笠等工艺品。近年来,她采用“公司+农户”经营模式,吸纳当地农村留守妇女及残疾人100余人学习竹编技艺,发展竹编产业,带动群众增收致富,每年销售额达50多万元,推动梭山竹编产业名扬四方,为梭山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树立了榜样。

刘自会还多次受邀为500余户低收入家庭授课,培训竹编技艺,帮助当地低收入家庭找到致富路,既为乡村振兴打下了坚实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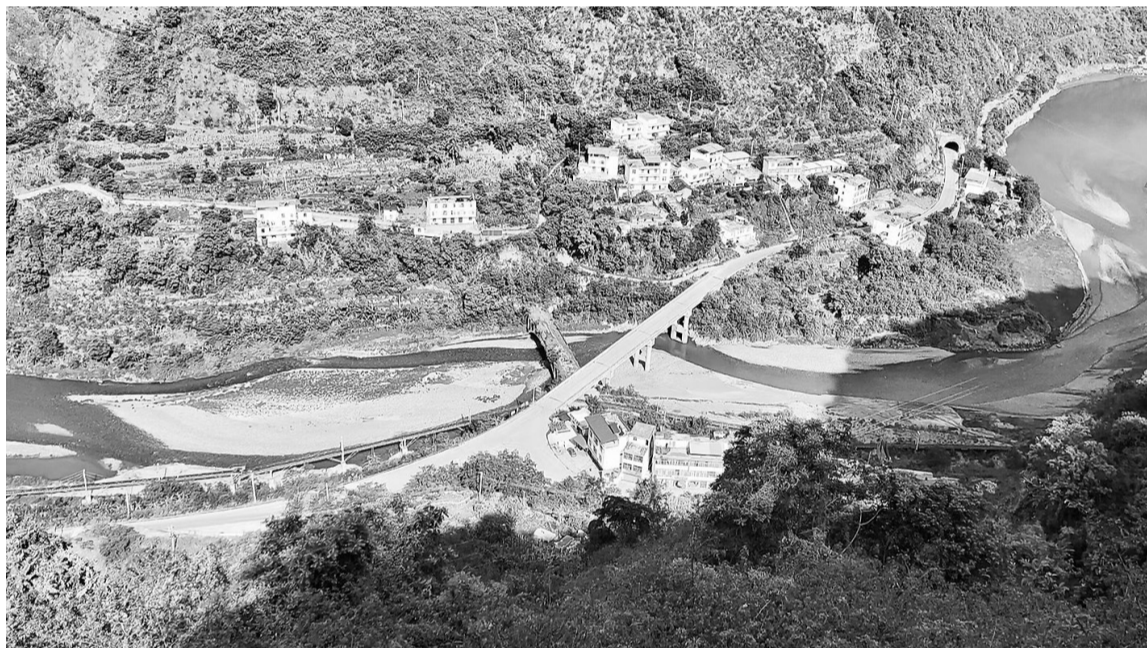
基础,也让传统的竹编技艺得以传承。

今年53岁的罗泽文是鲁甸县梭山镇黑石村人,先后获得“鲁甸县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传统技艺手工竹编技艺代表性传承人”、昭通市“乌蒙工匠”“第七届云南省拔尖农村乡土人才”等荣誉称号。

罗泽文在青年时期就爱上了传统竹编,经过多年的刻苦自学、拜师学艺,他的竹编技艺名传远乡近邻。他精心编制的背篓、团箩、簸箕等用具广受消费者喜爱,产品畅销省内外。他把每一件竹编产品都当作艺术品来打磨,在原料挑选、样式设计、编织包装等每一个环节都力争将实用性、艺术性融为一体。他的竹编产品不仅是经久耐用的生产生活用品,更是具有观赏价值的艺术品。

为了更好地传承竹编技艺,罗泽文一直兼任鲁甸县特殊教育学校特聘残疾人就业创业实践基地平台竹编教师,先后应邀到各地开展技艺培训和交流,先后培训学员1000余人,有效带动了群众创业就业。

竹编技艺虽然算不上巧夺天工,但它的发展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缩影,是传统民间文化手工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我们虽然已步入机械化的时代,但倾注于手工竹编技艺的情感和热爱是任何机器都不能取代的。对自然的重视,对生活品质的要求,对手工技艺的欣赏,对传统印记的追寻,这些都是竹编技艺传承下去的原因。



永善县团结乡大毛滩大桥。

杨书忠 摄

## 「桥」见团结

黄娟

水养育着世代代的团结人,也阻碍了他们与外界的联系。这里的人用脚丈量过山的巍峨与险峻,怎能被河流阻碍他们走出去的脚步?于是,钢筋水泥的、石头的、木头的、竹子的,能过人的、能过牛马的、能过汽车的……一座座桥跨过河的腰身,架通了与外界的联系。无论是什么种类的桥,它们在这条河上都小得不起眼,有些甚至小得没有名字。团结的桥是最易被忽视,却是最重要的存在。在溪洛渡水电站修建前,团结的桥是永善人通向外地的交通要道。无数的永善人,跨过团结大毛滩大桥,去往山外更广阔的天地。

谁也说不清团结乡境内有多少座桥。仅是31公里长的团结河流域上就有20座,高山溪谷间定然还有别的桥。今年搭的竹桥,明年被水冲走的也有,除了溪流本身,还有谁能准确计数呢?任凭洪流破坏吧,待到群山勒住河水奔腾的缰绳,河水抑制住它的咆哮,更多的桥将被搭建,谁也挡不住团结人奋勇向前的脚步。

每座桥都有自己的故事。许多桥被记住,更多的故事随着桥的消失而消逝,最该被记下却最早被遗忘的,是修桥的人和修桥人的故事。

家住新田村杨家坪子的潘保强一直记恨他家门前那条河。无论河水是波涛汹涌还是冰冷刺骨,他都得蹚水过河。这样的苦,他一直忍着,每天两次,拄着打杆,用背篓将孩子背过河去读书,再从河对岸接回家。当二哥被咆哮的河水残忍地卷走,他决定不再忍受。他不愿意让孩子吃苦,更不愿看见更多的生命交付给河流。他想造桥,造一座稳固的能让孩子们平平安安地走过那条河的桥。尽管那时他背负着5万元的贷款,没有一分钱的外援。

他坚定地拿出女儿外出打工汇给他还贷款的2万多元钱,

前往梭溪集镇购买建材。或许这是上天故意要给他以磨难,或许是不羁的河流在反抗,一场突如其来,如来的洪灾冲断了道路。团结人骨子里的韧劲,给了他勇气。他来回跑了18趟,摩托车转小卡车,车拉人扛,慢慢运回了钢筋水泥。身体的劳累远远比不上内心的折磨,资金的不足,子女的不理解,这些让他身心俱疲。已经停工2个月了,女儿整整3个月没有给他打过电话,他坐在河边默默出神,小河哗哗的流水声仿佛是在嘲笑他的困苦。“难道这座桥我真的修不起来吗?”潘保强悲从中来,眼泪止不住地滴落在河水里,顺着水流向了金沙江。

新田村的村民知道了潘保强修桥的事,也得知了他资金上的困难。大家自发地来到潘保强家,他们出钱、出力,要建起这一座爱心桥。看着乡亲们送过来的血汗钱,看着挥汗如雨的身影,潘保强心里又燃起了一股力量,他站起身来,继续干活,把泪化成汗滴进混凝土里。

潘保强说,他已记不清到底是哪天把桥修好的,他只知道,这座桥宽1米多,长3米多,桥上用钢筋装好了高1.5米的护栏,就算醉汉也不可能从这座桥上掉进河里,家长们再也不用蹚河水接送孩子了。

这座花费近4万元的桥,依然是一座小得让人忽视的桥。它没有名字,却像一个印章,把潘保强的名字深深地印在了每一个从它身上走过的村民心里。

团结的桥,有石桥、木桥、竹桥、水泥桥、钢板桥,它们都太小太小,有的经不住一场洪水冲击,窄得只容得下一人走过;有的再无人走过,长满了野草;有的才刚刚落成,有的正在建设……这些小小的、无名的桥,默默地矗立在河岸,它们驮着绝不向艰难困苦低头的团结人,向着更加美好的生活前进。



罗泽文认真编织竹工艺品。

一条河,向大地深处探索,向大地远处寻觅,以拉锯的方式把一座山从中锯开。一群英勇的人,他们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在磅礴的乌蒙山脉间驻足,凝聚成历史长河中一朵无畏无惧的浪花,历经1974年的地震,仍奋力托举时代的航船,奔向向前。

这就是永善县团结乡。

团结乡的村落散布在河谷和高山上。巍巍青山和清清河